

让我再次牵你的手

马健／著

强盗性、破坏性、掠夺性是它的基本属性。它的目的，在于掠夺财富，掠夺生产，掠夺工业，掠夺技术，掠夺知识，掠夺人才，掠夺一切可以掠夺的东西。掠夺是一切的中心。掠夺是它的唯一目的。

嘉善鎮區、杭州西湖、西湖畔四景、正善道、四大
學堂、一書閣主。

以沈括、朱熹、张栻等，强调好恶者，皆唯理是，
非是是非，非是是非者。

殷雪涛译、李程主校。李成才、陈熙曾审、胡俊
初校、王作富清校。



台海出版社

让我再次牵你的手

马 健 著

台 海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让我再次牵你的手 / 马 健 著. -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05. 12
(明日文学丛书)

ISBN 7-80141-440-3

I. 让… II. 马…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1668 号

丛 书 名 / 明日文学丛书

书 名 / 让我再次牵你的手

著 者 / 马 健

责任编辑 / 华 静

装帧设计 / 秦爱军

出版发行 / 台海出版社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如东县彩印厂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 7.875 字数 / 198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台海出版社

ISBN 7-80141-440-3 (全五册) 定价: 100.00 元

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编: 100009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马健，男，1982年2月出生于江苏镇江扬中。笔名孤星浪子剑，倚剑绝等。2003年6月毕业于南京工业大学，现在中共扬中市委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先后在《时代青年》、《青年一代》、《扬子晚报》、《扬中日报》等国家和地方级报纸杂志刊物上发表文章五十余篇。

内 容 提 要

青春阳光的大二学生马津伟在痛失前女友文雅的悲情时刻，校园偶遇同是大二的漂亮女孩林汐妍。在系列交往、追求下，他终于拥有了自己心仪的女孩。

马的网络聊天同样遇到了一个有着天使般的“白雪精灵”，他们从网上聊到了现实，究竟这个女孩是谁呢……？

马最后巧遇前女友文雅，他应该在他喜欢的林汐妍、喜欢他的小师妹、还有误会分手下的文雅面前，怎么了断这段绝缘的爱情呢……

引 子

日子总是在无声无息的流淌。偶尔翻起学生时的相片，惊觉韶华将逝。爱情，我一生中全身心投入的爱情，就只能在等待中徘徊，在思念中守望吗？我所渴望的黄昏海边的踏浪，月光下街头的漫步，雪地里牵手而行的步履，灯光下背靠背深情的诉说……，就只能在梦想中编织吗？不，不，不。有一个禅语曾解释道：生活中最珍贵的不是已逝去的和想追寻的，而是现在。



我身后的舞场显示了一切的和平与安详。

金秋舞会的音乐声响起来了。一对对舞伴在轻柔的乐曲声中翩翩起舞，他们舞步轻盈而又洒脱。从舞场的中心拉向四边去的一条条彩带，在绕场彩带的映射下绚丽夺目，很有节日的气氛。

班上的对对相依而偎的恋人，不时在舞池里打着转儿，绕场彩灯有机配合着他们色彩斑斓的脸，一切全是那么尽兴。“快乐王子”李坚一手拿起他心爱的吉他弹奏起动听的《滚滚红尘》——一曲忧伤而又迷蒙的曲子，一手把女友裘茵的手挽住，任凭被舞步踩碎的灯光洒在身上又落下。一切的动作配合展示了人体美妙、神奇的表现力。跳到尽兴处，舞场里放出了独特的萨克斯乐曲，如水的音乐哗哗流过同学的心头，大家的兴致又来了。我们狂放得就好象要制造悲欢离合的序曲一样，如痴如狂。

在这样的舞场里跳舞感觉真是有点受不了。这么热的天气里，

地下舞厅里别说有个空调来降温，就连普通的吊扇也没有一台。这么大的学校，唯一的舞厅却如此差劲。况且还要在舞厅里扭来扭去，自己的实际和实际的自己严重得成反比例。炎热、干燥、口干不用说，四肢还很麻木，就好象被棍棒击中。我觉得头晕脑胀，跳了一会就很快退出了舞池。

看着同学在忙乎，顺手拿了只茶杯倒水便喝。

我向来不怎么跳舞，确切地说真的一点也不喜欢。也许真的不幸被王萧萧他们说中，没有舞细胞吧，这种细胞虽然第一次听说，但也只得默认了，自然没有跳舞的兴致和爱好。记得第一次和“舞”的亲密接触是在小学，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舞厅里那么多的叔叔阿姨在一个黑乎乎的大厅摆弄着身体、摇晃着屁股，以为他们在做广播操，只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在外面做，在房间里忙什么玩意。以后逐渐长大了才知道那叫跳舞，但是还不是太明白，这跳舞会有什么用，一片欢呼叫喊中摇晃着那硕大的屁股，弯着胳膊，有时还得搂抱着，一切一切为什么在十万个为什么里面也找不到答案。我又去追溯跳舞的起源，历史上没有正式记载，也不知道是何朝何代何人的伟大发明，有时倒是有点憎恨这个发明家发明的这玩意。本来就是玩物丧志，试想，哪朝哪代的昏君不都是沉迷于酒色歌舞中的，所以，歌舞的危害性等同于酒色。本来今天晚上班级组织的这场舞会没有兴趣来的，我打算去教室自习，（虽然上大学后去教室自习的次数是个位数），或者也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敞开心怀，迎接大自然的美好一切，顺便作一首很豪迈的诗（虽然我不知道写诗怎么压韵），这样的场面我不想来。但班长张华志一再强调这是场“金秋友谊晚会”，我们班级自己组织的，机会难得，每个人都得参加。说是友谊，不如说是爱情。班上只有少数几个把和尚进行到底，而且还是找不到女朋友安慰自己的话。几个宿舍同学非得拉着要我去，同时加上王萧萧的那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也把我说得动摇了。去就去吧，

刚来到这，自己就没有抵制了诱惑，一切融入舞池中。如同诗人蒋光慈写的那样：我已卷入了澎湃的浪中，我就变成了浪儿，无边无际的汹涌……

“下面请李坚、裘茵合唱一首《知心爱人》，大家鼓掌！”主持人，也就是我们班的副班长杨梨在一旁宣布着。

“啊，好啊，好……”同学们一片噓噓声，很热烈地鼓着掌儿。李坚和裘茵被众人拉了出来，看着李坚那样，我“噗嗤——”一声，差点把菊花茶拨了出来。

就他李坚会唱什么歌啊，真的好笑死人啦！218的宿舍就在我们220宿舍的旁边，整日里那么多刺耳又嘈杂的“音乐”大部分来自李坚。他买了不少的CD、磁带，练习也不计其数，据说还拜了南京的哪个老年协会的一位歌唱家为师，但结果还是老样。这也不能怨天尤人，音乐的细胞源自天生吧。有时我也象征性地为他悲哀。今天在这样的场合，他会唱成什么样子？

李坚还在犹豫，裘茵比他大方，拿了话筒就唱开了，一会儿，李坚接了上去，歌曲在空气中流淌：

让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
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为你担心
在相对的视线里才发现什么是缘
你是否也在等待有一个知心爱人

……

我没太好的心情听他们的歌，只是一个劲儿的品味着泡着的菊花茶。茶中的菊花是我专门从药店里买的最喜欢的那种菊花，只要把它纠结成一团的茶饼，也不知道有多少瓣菊花，撕下一角，沸水泡开，纠结委屈的花瓣遂缓缓的展开。展开以后，漂浮在杯底和水面的是一朵朵清秀的双瓣菊，蕊心金黄，花瓣苍白，浸润在水中单薄透明，略略一动，便浮散开去。有时候，饮菊花茶就只为爱看一朵枯涸的菊在水中缓缓复苏的美丽，兼听着音乐看着跳舞，不谓之

灵魂升华，真的好惬意！

“啪啪啪啪——”一种激烈而又热情的掌声把我从惬意中唤醒。

音乐终止证实了他们演唱完毕。虽然唱的不好，但是同学们都给了他们最热情的鼓励，从他们的脸上也看出了发自内心的那种狂喜。

“谢谢，谢谢——”李坚拉着裘茵的手，欠着身子不停地向同学们表示感谢。那个样子估计就是从哪个不知名的明星身上学来的。

说起来，李坚和裘茵让人羡慕的是他们的爱情故事。李坚被称为“快乐王子”，他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挺直的鼻梁、雄辩的谈妥和充盈笔下的才情让裘茵羡慕不已；裘茵亦被称作“忧郁公主”，她美丽聪慧，温柔大方，柔美的身段、清颖的言语和出其不意的浪漫更让李坚兴奋新奇。理所当然，他们被同学们美称为“金童玉女”。传说，在遥远的年代（好像是他们小学六年级）他们便拍拖上了。当然，那时候的他们不懂得什么是相恋，更不知道什么是相爱，但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彼此都很快乐，更开心。李坚总是在裘茵面前一句句的“我爱你”，裘茵的一声声“METO！”是他们爱情的调味剂。说来也巧，他们从小学开始到初中、高中、直到现在大学都是被分在一个班，这又为他们的缘分增添了不少色彩。听班上同学的“数据库”戴天飞的内部消息，他们大学毕业，要在毕业典礼上举行婚礼！真是好浪漫、好让人羡慕的一对啊！

想想别人的浪漫事我就觉得自己伤感。自己呢？自从文雅离开以后，就一直在想我是否还有再爱一个女孩子的权利。《创世纪》上记载：“有一天，上帝忽然心血来潮说，男人独自活在世界上没劲儿，我要给他找个伴儿。”于是，上帝就造了个“女人”。“女人”环肥燕瘦，千姿百态，让男人魂不守舍，让男人牵肠挂肚。我能相信。文雅也的确让自己感觉到那样了，可到头来，那还是一切为零。到

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此刻她在想什么。我们的爱情就如她说的那样没有明天。我们再也不会像以前并肩站在阳台上，两个人各捧一杯菊花茶，看长江里来来往往的船只，听汽笛带着水声风响，或一起吃那自制的泡茶，在那几本厚厚的相册里寻找流逝的时光……她不可能是我今生的另一半了，而我那今生的另一半究竟是谁呢？

有时候一个人躺在床上，仰望着被月光照得斑驳陆离的天花板总爱充满着幻想，还总是有一个奇怪的念头：不知道我命中注定的妻子现在干什么呢？她长大了没有？她是在为高考发愁还是正在找工作？她是孤身一人在吃减肥药，还是卿卿我我跟哪个小子在谈那场没有结果的恋爱。在这样的夜晚，她会不会也望着天花板，动着与我同样的念头？要是这样的话就有趣得很，我和我的妻子也许是陌生人远离天涯，也许已经早已经认识了，却每每擦肩而过，反正心灵相通，还没有感情都相互惦记着。在茫茫人海中我要寻找。我想我的老婆也肯定也在找我，根据我的年龄判断，她应该进入青春期了……

突然感到乌托邦幻想很好笑。哎，天，可是生活就是这么无聊啊。没有女朋友的日子总是与空虚与寂寥相随。现在的大学里不是流行这样的话吗：“不在大学里恋爱，就在大学里变态！”可不是！

出了学校的舞厅，心里感到十分的爽快。夜，是出奇的幽静，秋天的校园里，经过白天的繁忙之后，此刻仿佛歇了下来。深蓝的夜色不知是从土地上升起，还是从深邃的星空里降下来，把星星、山林、教学楼融合在一起了。有几只秋虫在“唧唧”地乱叫，那只能衬托出夜的寂静。

无知无觉的黑夜，身体的脉搏虽然还在不停地跳动，灵魂的血脉却是冻僵着的了——几个小时精神生命的断裂与死寂。

如是一个凶恶、辛涩、酸楚的梦，今朝的梦今朝醒来，我一定会是自信的昂扬，温暖的热情驱赶了凉夜的恐慌；如是一个生动无比的、情意悱恻，与遥远恋人的一次缠绵的约会，真心当作是一朵幸

福的浪花，睁开眼后，权当作一回酸溜溜的分手，人生多一份体验就多一份财富。可这热闹的舞会仅喧闹嘈杂声不绝于耳，内心深处添几份烦躁。

此刻，要是有谁肯跟我去赛几场足球，或是联机打会儿游戏，亦不为快乐的事，在与同僚那种厮杀拼搏，驰骋沙场的感觉就会不一样。突进一个远球，突袭一个对手，那种快乐无法比拟。哎，现在的我？

同学们一个个的远去，剩下一个呆呆的傻子，自认为很象狂人。

知了在树上不停地叫着，路边卖西瓜的老头也在不停地吆喝，我只能把脚旁的易拉罐踢得响当当地在出气。

远处走过来一个小女孩，不知道是黑夜的缘故，还是大脑混乱的原因，我没有看清她的容貌，直到她走到我面前停下说话，才明显感到一阵亲切。

“津伟哥，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在干什么呢？”

“哦，是你啊！”

看到对方，我有气无力的应着。原来是我的小师妹。

“怎么啦，想请我吃西瓜？”小师妹指着 I 旁边的西瓜对我说。

“请你吃西瓜？”我惊讶她有这种匪夷所思的想法。

“是啊，是啊。你上回不是说过的吗，你要请客干吗的……”

“好好，怕了你了。”我这个做师兄的真怕了这个小师妹了。

卖西瓜的老头看我们走来，乐得在招呼我，我们就过去挑西瓜了。

“小婕，你会挑西瓜吗？”

“会，当然会，而且包熟。我们家乡那边有很多的西瓜，个个鲜嫩欲滴。我可以一眼看出哪个瓜熟的，哪个瓜没熟。其实呢，挑瓜也很简单，先看瓜尾再看瓜皮……”

“好了，那就实验一下吧！”

“你就看这个吧，我一眼看出来这个瓜熟的。”小师妹很肯定

地说。

卖瓜老头呵呵笑着：“就这瓜吗，我称了。”我们点点头。

“你们家乡那边有很多西瓜吗？”早知道小师妹是北方人。

“是啊，我们那里不光瓜多，西瓜而且长得很大。有的西瓜这么大抱都抱不过来。”

“是吗，下次我倒要去见识一下啊！”

“好啊好啊，我们一起去！”

老头已经称好了瓜，仍呵呵地笑着，他忙不停迭的算起账来了：“呵呵，西瓜4毛钱一斤，这10斤半两，10斤4块钱，半两四五二十，一共四块二，就算你四块钱吧，呵呵。”

我边掏钱包边对他说：“把它切开来吧！我要欣赏一下。”

我说得很文雅，总不要让这些卖瓜的老头小看了我们这些新时代的大学生吧。

老头依然呵呵地，嘴里不停地喃喃而语：“包你熟，包你熟。”可等他切开瓜的时候，他终于呵不起来，我与小师妹也傻了眼，这哪里是什么包熟的西瓜，瓜囊中透着白色，显然是个不熟的瓜。

“小师妹，这就是你挑的熟西瓜？”我瞪大了眼睛看着她。

小师妹也有些不好意思了，噘着小嘴，脸庞有些红，显然对刚才的夸口有些后悔。

“换吧，换一个，换一个！”老头很殷勤地说。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小师妹又察言观色的看了好一阵，挑来挑去的，还象模象样左打右拍，终于搞定了一个：“这个瓜应该熟的，成熟率应该在95%以上……。”

“不要再吹了。”我指着瓜对老头说，“先别称，先把他切开看看，我再欣赏一下。”

“呵呵，好好。”老头切开了瓜，那是一个更不熟的瓜。

“还成熟率在95%以上？更加不熟，哈哈……”我顿时哈哈大笑

起来。这倒是今晚我的第一次笑，快乐浸了全身，一种纯然的好笑情绪转换为快乐的眩晕。

“你终于笑了！”小师妹轻轻地说了一句。

我停住了笑，不明白所以。小师妹有意无意的挑错了瓜，只是让我这个大哥开心一下，有这个善解人意的小师妹还有什么可以忧愁的呢？顿时，我看见眼前的不是一片黑夜，而是一片青天，觉得我的心欲振翅而飞了。

“其实挑瓜的技巧，也不是特别难。我以前总结过，有以下几点。”我运用向同学学来的知识，向小师妹一一道来。

第一，表皮缺乏水分、干巴巴的瓜，或者表皮伤痕累累，色泽不一致的瓜主要是体形较小的西瓜，不能买。这一类瓜通常是所谓的败藤瓜。

第二，西瓜的品种，按照颜色、体形分，主要有三类，一种是圆形（球形）的带有青黑色花纹的虎皮瓜（俗称“爆炸瓜”，南京城长叫卖东台爆炸瓜云云，其实和土壤、气候并没有十分紧密的关系。江苏各地都可以种植，南通沿海一带，沙质土壤出产的西瓜，品质也相当优秀），该类瓜皮薄肉甜，但个头相对较小。第二种是椭圆形的青色浅纹瓜，这类瓜皮厚子粗，口味一般，通常不好吃的瓜以这一类居多。第三类是椭圆形的青黑皮瓜，甚至长得像冬瓜，这类瓜往往体形较大，籽细肉甜，且瓜比较容易存放、运输，比虎皮瓜“安全”。因而购买时，首先可以选择虎皮瓜，其次如果需要中途运输等，则青黑皮瓜是上选。这里所说的西瓜品种，不包括一些特种西瓜，如特小凤等。

第三，西瓜的个头和成熟程度是有一定关联的。根据先人的经验与观察，硕大的西瓜不是最早成熟的，但绝对不是最晚成熟的，通常在西瓜成熟的中间档期。因此，在西瓜大都未上市前，要买中小个头的瓜，成熟的概率要大一些，而大个的西瓜成熟的概率低一些。同样的道理，到了西瓜大规模上市的时候，就不适宜买小瓜。小

型的西瓜可能是早熟品种（早栽西瓜）里的败藤瓜。

第四，检验西瓜成熟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观察植株法。从瓜蒂所在的藤向上和向下看，各有三支以上的须（西瓜的瓜蒂与藤蔓的连接处长有长长的卷曲的须，原先可以用来起攀附固定作用，但在进化过程中逐渐退化了）自然干枯，则表明西瓜的生长已经自然结束，西瓜成熟了。第二种，听声音法。成熟的西瓜，存在一定的水分散失，因此用手指敲击，声音呈混沌状，而不太成熟或看生的西瓜，声音较为清脆。第三种，是笨方法。在水桶里放置半盆以上的水，如果西瓜轻易地飘浮在水上，则西瓜是成熟的，否则就是生的。当然，这一规则不适用于以上所讲的晒熟的瓜。前几天，校外有个卖瓜的说，自己挑西瓜不包熟，价格是六毛，帮客户挑且保证是熟瓜，价格是八毛。于是徐龙生估摸着自己还行，就自己挑了一个西瓜，回家切开一看，又是生瓜，被我们臭骂狂扁一顿，其郁闷之状无法形容。其实，那样卖，我才觉得划算呢。

我很开心的挑了一个满意的瓜，老头切开一看是个熟瓜，他又呵呵笑了起来：“还是小伙子的手法准啊，你的女朋友就不如你了——我也在学习，学习中……”

“她不是我的女朋友，她只是我的妹妹。”我忙辩解道。

“啊呀呀，现在的大学生啊谈恋爱又不是什么稀奇事了，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经常看到有的同学卿卿我我的，拥抱着过来也没有人说他们，你们还不好意思呢，还好手还没牵上呢……好十二斤，四块八，就给四块五毛吧啊……”

我没有与老头再争辩，很体谅也许人老了，思想也糊涂了。我付了钱就走，小师妹不知道什么时候涨红了脸。

“那个老头也许真的老了，老得糊涂了。就像你爷爷老了……哦，对了，你爷爷呢，在宿舍吗，睡觉了吧？”

“忘了告诉你了，爷爷他今天又喝了不少的酒。酒瓶放了一堆，酒也洒了一地。我刚才出来准备找你，真不知道怎么办的。”

“怎么了，又喝酒。我们去看看吧。”

“好啊，那去看看吧。”

小师妹的爷爷是我在大学里的好朋友，也是因为认识他才认识小师妹的。他是南工大著名的教授，为工大的哲学领域作了杰出的贡献。他和小师妹就住在工大教职工楼宿舍区，从这里还得拐上几个弯才到。

我拎着西瓜和小师妹顺着校园的林荫道走着，脚不时地踩着梧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白天下过一场雨，风雨刮落了无数张树叶，清洁工还没有及时把树叶扫去，走起路来还是很费劲的。一阵风吹来，有几张树叶被风拂起，巴在左膝上，我都没想把它抖下去。

“你爷爷到底怎么了又喝酒了？”

“我也不知道他啊，他喜欢喝酒你也是知道的。不过他每年的今天都喝得比往常更多。”

“每年的今天？九月二十七？你还记得每年他都这么喝？”

“是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这一天有深仇大恨。”

“也许他有什么心事吧，也没什么。大男人一有心事就喝酒啊什么的，想把自己灌醉了，一觉醒来什么事也没有了。”我安慰着小师妹。

前面是一幢半年前刚竣工的六层楼，它是南工大的教职工宿舍区，现在每一个单元都住满了教师，差不多所有的房间此刻都亮着灯。我记得，仅仅在一年以前，这里还是整片不堪入目的两层楼住宅，落板房，纸筋石灰糊壁的小木楼，自建的平顶水泥层，高高低低，凹凸不平，这家的门拉着那家的窗户，那家的屋脊又压着第三家的楼阁。而如今，这一切全让六层教职工新的宿舍楼代替了。一排排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把半边马路都照得亮堂堂的。从一家三楼房间的窗户里传来了行腔从容、吐字清晰、优美动听的歌声。

小师妹的爷爷就住在一楼，不必爬高高的楼梯就能到他家。一楼的院落里铺满了砖头，有的已经生满了青苔。围墙边有一排花草，

显示了主人特有的情调。透过围墙宽栏杆花孔，看得见院外路边盛开的蔷薇，花很艳，可惜因无人照料，自生自长，未免失去了格局。在院落正中央，有一桌一椅，椅子上有一老人自斟自饮。

“爷爷，津伟哥来了。”

“爷爷……”

他终于抬起了头，从嘴里挤出一丝笑：“啊，津伟啊，来了。哎，叫你叫我大哥就行了，不要叫我爷爷了，是朋友的就应该这样。来，喝一杯。”

小师妹的爷爷是七十多岁的人了，稀稀疏疏的头发将头顶盖住，两只昏花的眼睛，一对高高的颧骨，身体还很硬朗。他那饱满沧桑的额头上深深的皱纹，向我透露了他岁月的秘密。小师妹的爷爷从一开始就和我做着朋友，他有个怪脾气，不要我叫他爷爷，却让我叫他大哥。对于小师妹却从来没有给过她这个特权。

“都什么时候了，不喝了。”

“来啊，喝……”教授又饮了一杯，咳嗽起来。

“爷爷，不要喝了。”

“大哥……”

教授摆摆手，顺手放下了酒杯。看得出，他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在一线微弱的灯光下，可以看到他头上几根被酒力所激发的青筋在凸动。

“不碍事，不碍事……啊，想不到时间过得真快啊。五十年，五十年了啊！五十年的时光就这样岁月匆匆的过去了，岁月如流水，说长就长，说短也就那么一眨眼的工夫哟……”

不知道教授为什么会对时间产生了感慨，也许岁月催人老吧。想想自己从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到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别说是他，就是我也会有同样的感慨啊！

岁月如梭，时光如箭。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有限的生命也就那么几十年，我为什么要为文雅的离去而颓废下去，其实我应

该振作下去。为自己的未来，只争朝夕。

“咻”的一声，酒杯掉落在地上。教授带着一身倦意和酒气睡着了。

我和小师妹把教授扶到了床上，就告辞回我宿舍。

走出教职工的宿舍区，那门前有两棵大的桂花树，开满了金黄色的小花。微风一动，就飘落下来一阵阵甜蜜的香味，在这个月明之夜，沁人心脾。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张老师正在如放机关枪一样讲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任凭她讲得天花乱坠，就是没有几个人想听她的那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一个个都在想着今天的晚饭如何打发。大学里上课一般下午都没有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学校偏偏放在下午来上，这就与同学们的玩耍相冲突，就连我下午踢球的时间也被占据。大家在课上的态度当然也是可想而知。

“咣当——”

不知道是谁的饭盆掉在了地上，打断了马哲老师，全班同学一阵哄笑。

“下课！”老师很知趣地宣布，大家一窝蜂地拥向教室外。

我吓了一跳，原来是我的饭盆掉在了地上，是被田天故意弄掉的，他意在提醒老师吃饭的时间到了。我骂了他一下“数据库”（DB）就操起盆也冲了出去。

虽然说已经秋天了，但天气还是这么热。我手拿着饭盆，脚蹬着拖鞋，在这条人来人往的校园小径上向食堂方向冲刺，从二号教学楼到常去的东苑餐厅得经过这条明德路，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不紧不慢，悠悠地像一个快乐精灵。

我嘴里嚼着口香糖，哼着刚学会的歌曲：